

Zhong Guo xue

长篇小说

石钟山◎著

腊

路

铁

一队绝望的人马行走在密林中，横在他们面前的是累累白骨，杀戮、恐惧、惊悚充斥着每个人的内心，不能走出丛林，他们也将与这些白骨为伴……





Guo Xue
Zhong

石钟山◎著
时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血/石钟山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6.11
ISBN 7-5387-2097-9

I. 中... II. 石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8059 号

中国血

作 者 石钟山

出 品 人 张四季

选题策划 陈 聚

责任编辑 陈 聚 陆 风

排 版  工作室 郭 涛
2006guohai@163.com

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: 130021

电 话 总编办: 0431-5638648 发行科: 0431-5677782

网 址 www.shidaichina.com
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开 本 660×960 毫米 1/16

字 数 160 千字

印 张 18.5

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中国 Zhong Guo Xue 目录 ①

1 / 背景	第一章
37 / 北方	第二章
61 / 野人山	第三章
91 / 狭路相逢	第四章
125 / 野人洞	第五章
147 / 最后的丛林	第六章
203 / 与野人成婚	第七章
237 / 活着	第八章
265 / 没有尾声	第九章

(

中國 Guo xue Zhong 第一輯 背景



下雨了。

起初没有人知道下雨了，遮天掩日的森林里，阴暗潮湿。一支衣衫不整的队伍，在密林中摸索前行。他们跌跌撞撞，摇摇晃摆，恍似走在—个冗长的梦里。

这时候，林外的雨就下起来了，他们先是听到头顶一片喧响，过了许久，雨滴才透过茂密的树叶，点点滴滴地落进林中。

林中那堆生着的火，最后摇曳了几下，熄了，像一声哀怨无助的叹息。此时，林地里很静，只有树叶间滴落的雨声，还有不知名的虫在不远不近的草丛里呻吟着。

三个士兵跪在营长高吉龙面前，他们垂着头，破碎的衣衫已遮不住他们的身体。头上的头发垂落下来，背后看，像三个女人。

营长高吉龙背靠在一棵树干上，他的身边默然而立的便是这一支队伍。队伍中的士兵和跪着的三个人并没有什么两样，他们一律衣衫褴褛，面容憔悴，目光迟滞。他们茫然无助地望着远方，其实他们的目光并没有遥望多远，在眼前很近的地方便被浓密的枝叶挡住了。但

他们仍那么迟滞地望着，仿佛那目光已成了一种永恒。

“营长，饶了我们吧。”跪在地上一个人说。

“我们再也不跑了。”另一个说。

“营长，我们出不去了，我们迷路了，我们都活不成了。”最后的那个士兵说到这，便呜呜咽咽地哭开了。他还一脸孩子气，看样子顶多十七八岁。

高吉龙闭上了眼睛，很快又睁开了。他的眼里有种很亮的东西一跳，很快便不见了，像那堆刚熄了的火。他别过脸去，这时，他就看见了这支衣衫不整的队伍，他又闭了一次眼睛，终于他下定了决心，用很高的声音道：

“李排长，执行吧！”

排长李双林听到命令，身子颤了一下，他嗓子干干地喊了声：“营长——”

“执行！”高吉龙说完转过身背朝着那三个逃兵，缓了语气说：“还有什么交待的，都说出来吧，日后不管谁活着出去，都会去你们老家看看。”说到这，有三两滴泪水从高吉龙的脸颊滑过。

三个跪在地上的逃兵此时不再求饶了，他们站了起来，领头的年长一些的老兵冲面前的队伍鞠了躬，哽着声音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哥仨就先行一步了！”

另外两个兵也学着老兵的模样冲众人鞠了一躬。

老兵又说：“不管哪位兄弟日后回到老家，拜托到奉天城外杨家屯看一看我八十岁的老母……”老兵说不下去了，“扑通”一声跪下了，哽着声音说：“我杨大宝先谢了。”

高吉龙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日记本，一一地把三个逃兵的请求都记下了。最后他把笔记本很小心地揣进了怀内，冲站在一旁的李双林说：“执行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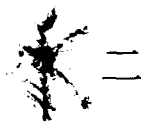
李双林挥了一下手，队列里又走出两名士兵，他们押着三个逃兵向林子深处走去。

“娘呀，儿不能再看您一眼了！”那个老兵苍凉地喊了最后一声。

接下来，一连响了三枪，枪声很闷，潮潮湿湿地传过来，接下去，便什么声音也听不到了，只有雨声响遍整个世界。

天更暗了。

一彪人马，踉跄着向前走去。



公元一千九百四十年，欧洲大陆爆发了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。

随后，日本在亚洲同时燃着了战火。顿时，昔日宁静的人类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为了和平的战争。

美国为了粉碎日、德合围欧、亚大陆的阴谋，把目光盯在了东方——中国。为了牵制日本，粉碎日、德称霸全球的野心，美国把大批援华物资，通过缅甸，从仰光上岸，再经滇缅公路运往云南。一时间，仰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竟出奇地繁荣，仰光港口，悬挂着星条旗、米字旗的巨轮进进出出，各种军火、物资堆积如山，滇缅公路车水马龙。

当时，缅甸已沦为英国的殖民地，英国政府为了讨好日本，以保全其远东殖民地大后方。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八日，英、日签订封锁滇缅路三个月的协定，以阻断援助中国抗日的物资运往中国。然而，日

本并不领英国这个情，同年九月入侵越南，并与泰国签订了友好条约，紧接着，日军开进了缅甸。

英国人无奈，于一九四〇年十月，重开滇缅路，同意中国兵发缅甸。英国人始终心怀鬼胎，既想借助中国军队赶走缅甸的日本人，又怕中国染指其殖民地，一拖再拖，直到一九四二年二月，日寇占领仰光后，才被迫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。

于是，一场悲壮而又惨烈的战争拉开了大幕。

十万远征军，挥师缅甸，地上车轮滚滚，马达轰鸣，战马嘶啼，空中有盟国的飞机掩护，浩浩荡荡，直奔国门畹町而去。

滇西的百姓，涌出家门，为远征军送行，献米酒，敬山茶，犒劳远征军官兵。

激昂的远征军战歌排山倒海地在队伍中响起：

枪，在我们肩上，

血，在我们胸膛。

到缅甸去吧，

走上国际的战场。

……

有谁能够料到，气势如虹的远征军，两个月后，竟在缅甸战场，一败涂地，被逼进了缅北丛林这条绝路。

坐镇重庆的蒋介石电令指示已逃往密林中的远征军副总指挥杜聿明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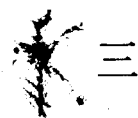
“日军已侦知我军回国路线，高黎贡山各山口均布下重兵，我军北退凶多吉少。因此，命令第5军及新22师改道进入印度。”

缅北丛林方圆几百里，野人山横亘其中。土著歌谣中称：

进入野人山，

神仙也难还。

相传，三国时期，孔明曾在此打过仗，瘴气差一点使蜀国军队全军覆没，后经神人指点，得一片草含于口中，才走出密林。当然，那一切都是传说了。



林中不知不觉间就暗了下来，先是蒙胧一片，很快便黑了下来。雨小了一些，叶隙间的雨仍如注地流着。林中的队伍摇摇晃晃地走着，他们没有目标，踩着先头部队留在草叶间的痕迹向前走着。他们没有人能说清走进丛林里的确切时间，总之，已经是许久了，仿佛是上个世纪的事。

干粮早已吃完，这些日子，他们靠的是草皮树根、山中的野果裹腹。他们似乎已耗尽了身上所有的热量和力气，但他们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走，向前，再向前。

这是一支掉队的队伍，刚开始的时候有几百人，那时，他们是一支完好的加强营，他们奉命撤到丛林边缘的时候，接到了阻击追兵的任务，那一刻，他们在林间埋伏下来，不久便和日本鬼子交上了火，他们原想完成阻击任务便追赶大部队，没有料到，这伙鬼子死缠烂打，硬是把他们拖了十几天。一天深夜，他们冲出了鬼子的包围。第二天，天亮的时候，高吉龙清点人数时，才发现只冲出来几十人。那里一场恶仗，几百人最后减员到几十人。

不需前面的部队做特殊的记号，他们顺着杂乱的草丛很容易便发

现大部队的迹象，草丛里扔下的枪支、弹药箱，还有行军锅。再往前走，他们便惊讶了。刚开始，有伤兵的尸体被遗弃在草丛中，每遇到这种场面，高吉龙总要让队伍停下来，掩埋战友的遗体。处理完遗体，他们总要在坟冢前默立一会儿，这时，他们没有语言，没有眼泪，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为战友祝福。

后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，倒毙在丛林中的尸体随处可见，有的三人一伙，五人一伙，有的是成排、成连的。从情形看，他们没想到自己会死，枪以班为单位架在一旁，他们一定是在此过夜，转天，却再也没有起来。丛林耗尽了他们最后的力气和欲望，于是他们便长眠于此了。

这群后来者，看到这样的场面起初是震惊，后来就麻木了。他们身边的人也开始有人倒下了，便再也起不来了。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掩埋这些战友了。

吉姆摔了一跤，很快他又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冲他身旁的翻译王珙咕噜句：“我的上帝呀。”此时的吉姆早已失去了绅士风度，这位自负的英国人，咒天咒地，已经抱怨一路了，他刚开始咒骂他的长官，骂长官不管他的死活，后来他就开始骂天骂地了。他那副白手套早已不知去向了，衣服被树枝划破了一个大口子，不时地飘动，很绅士的胡须横七竖八地生长着，早已失去了绅士风度。脚上那双皮靴早就裂开了一个大口子，像小孩张开的嘴，此时，草叶和雨水从那裂口处钻了进去，使吉姆不住地咒天骂地。渐渐地，他已没有气力咒骂了，只一遍遍地叫着“上帝呀”。

终于，他们发现前方的高岗上，有一溜窝棚，那是野人部落，一路上，他们发现了不少这种野人的家，野人的家建得很随意，有时在树杈间，有时在一片高岗上，几个树桩撑起几片草帘子，又用树枝随便地支一下，便是家了。他们的到来，打破了野人宁静的生活，他们

弃家而逃，躲到深处暗中观察这伙山外来客的举动。每到休息的时候，能找到这种场所，便是最好的去处了。

那几间草窝棚无疑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，这群摇摇晃晃的军人向那排窝棚摸去。

高吉龙搀扶着李双林第一个来到窝棚旁，下午开始，排长李双林便浑身发冷，牙齿不停地打颤，发烧不止。那一刻起，李双林便小声冲高吉龙说：“营长，我怕是不行了。”“别胡说！”高吉龙喝斥道。从那时起，高吉龙便和李双林走到了一起，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高吉龙搀扶着李双林。

快到窝棚前，高吉龙加快了脚步，他想为李双林找一间稍好一点的窝棚，让他好好休息一下，也许明天便会好起来，两人来到窝棚前，意外地发现窝棚里已住满了人，不用细看，他们一眼便认出是自己人。这一发现，使这伙人有些激动。他们终于追上了大部队！也就是说，他们已经有生还的希望了！

他们没有多想，很快便躺在了他们中间，身体刚刚放松，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

高吉龙躺在李双林身边，他们的身旁就是那些先他们而到的士兵，高吉龙在即将睡去那一刻，想问一问身边躺着的弟兄们是哪一部分的，看着静静睡去的弟兄们他又不忍心去打扰，又想，反正已经追上了大部队，早问迟问都是一样的。想到这，他头一歪，便睡死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高吉龙睁开了眼睛，窝棚外的雨已经停了，天光已经大亮。他坐了起来，他眯着眼向身旁望了一眼，这一眼使他吃惊非小，起初那一瞬，他疑惑自己在梦里，很快，便被眼前的这一幕震惊了。身旁躺着的不是活人而是死人，看那样子他们已死去有些日子了，他们浑身肿胀，有的肚子已经烂了，滚出黄水和肠胃。紧随着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

几乎同时，睁开眼睛的人们都看到了眼前这一幕，他们“呀”的一声，一窝蜂似的挤出了窝棚。他们跑出去了一程，跌坐在草地上，张大嘴巴急促地喘气。有几个人，弯下腰干呕着。

吉姆跪在地上，浑身颤抖着，他闭着眼睛在胸前一遍遍画着十字，嘴里喃喃道：“上帝呀。”

王玥呕了半晌，只有胃液在嗓子眼里翻腾了几次，接着她的眼泪流了出来。因为刚才的一番挣扎，心脏慌乱地跳着，此时。她的面色苍白如纸。

半晌过去之后，一双双麻木而又空洞的目光望着眼前莽莽苍苍的山林，山林无尽头，遮天掩日。后来那一双双目光便集中在高吉龙的脸上，他们是他们的长官，在这莽无尽头的丛林里，他便是他们的救星。

此时，高吉龙的内心矛盾而又复杂。自从带着队伍走进丛林那一刻，他便恨不能一步就走出丛林。刚开始，他是有信心的，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，可一走进丛林，漫漫无边的丛林使他动摇了，胆怯了。他不是怕自己会死在这片丛林里，而是想到这支部队，他们是他们的长官，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。刚进入缅甸时，他们一个加强营几百人的队伍，融在大部队中，是那樣的浩浩荡荡，他们以为能够所向无敌，一鼓作气，收复缅甸，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，可谁料到，他们在缅甸还没站稳脚跟便败了，而且败得这么惨，他们甚至都没来得及重新调整部队，便走进了缅北这片丛林。走进丛林是为了生存。一路上的景象使他们感到生存的希望在一点点地破灭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，自己这支部队再也走不下去了，躺在地上便再也起不来了。一路上，他看了太多太多这样的景象。就在昨天，他还坚信会走出丛林，与大部队汇合。为了稳定军心，他狠下心，枪决了那三个逃兵。眼前的一切，让他动摇了。饥饿已经使他没有气力再往前走一步了。眼前那一双双绝望的眼睛，让他不寒而栗。是生是死，是进是退？他问自己。

一股从没有过的悲凉漫过他的胸际。此时，他真想掏出腰间的枪，一枪把自己打死，然后一切都结束了。身体留在丛林，灵魂飘回故乡。

一想起故乡，他的心颤了一下，接着有两行清泪无声地流下脸颊。



四

仗没有开打便注定了将以失败而告终。

英国人狡猾多变，猜疑中国军队入缅后有占领缅甸的野心，先是迟迟不肯让中国军队入缅，以至贻误战机。美国人以救世主身份援助中国，但也有着自己的野心。英国人在无奈的情况下同意中国远征军入缅。此时缅甸局势已定矣。英国人无心抵抗，匆忙后撤，逃往印度避难，中国远征军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，仓促应战。英国人隔岸观火，他们并不希望中国军队胜利。美国人只希望中国战区能吸引住更多的日本军队，以减轻西方战场的压力，也就是说，美国人要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作消耗战，在缅甸把日本人拖住。

中国的指挥员又夹在美、英之间，处处都得争取双方的同意，否则，两方面都不予以支持。为了争取同盟国的支持和援助，明明知道有些决策是错误的，却仍旧要士兵去流血牺牲。

部队进入缅甸后，缅甸各地的华侨蜂拥而至，他们看到中国远征军入缅，就像看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亲人，他们一边呼喊着一边倾其所有把购买到的物品送给中国军队。哪里有华侨居住，

欢迎中国远征军的标语就贴到哪里，他们自愿为部队当向导、翻译，他们诉说着委屈。他们为生活所迫，侨居缅甸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他们从心里希望中国远征军能够打胜仗，在缅甸扬威，为中国侨民扬眉吐气一回。

不明真相的缅甸人则是另一种态度，他们恨英国人，早在日本侵占缅甸前，他们的反英运动已开展得如火如荼。日本人正是利用了缅甸人反英的心理，才及时地侵占了缅甸。日本人打着帮助缅甸人赶走英国人的旗帜，得到了不明真相的缅甸人的支持。

中国远征军在这种时候帮助英国人打日本人，便受到了缅甸人的反对。他们仇视中国军队像仇视英国人一样，大批的缅奸混居在华侨之中，炸桥梁，搞刺杀，撒传单，谎报军情，为日本人通风报信。

这样一支远离祖国的部队，在这种状态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。

中国远征军 200 师，先日本人一步，占领了缅东同古。这是一支孤军深入的部队，率先打响了入缅的第一枪。

这支孤军奋战的部队，很快被日军包围了。最后只剩下了血战。只有血战是他们唯一可以选择的路了。200 师师长戴安澜视死如归，留下了一封绝笔信。

荷馨爱妻如见：

余此次奉命入缅，不禁感慨万千。在国内时，见到日寇侵占我土地，蹂躏我父老兄弟，不共戴天！来到缅甸，又见三十五万华侨，倍受外人欺凌。我炎黄子孙竟至如此，是国威不扬之故！作为军人余倍感职责之重，倘不能消灭倭寇，扬我中华之威，何颜再见江东父老！

目前，余率部固守同古，援军不至，又被包围，唯决心与城池共存亡，以报党国栽培，祖国父老养育之恩。

余若殉职，乃无尚光荣，望爱妻勿过分悲痛，严教子女，忠诚爱国，以雪国耻为己任，以光大我中华为目的，余虽死亦含笑九泉矣。

勿此即颂

平安！

海鸥（戴安澜）手书

民国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

后来 200 师接到杜聿明的命令，同古突围成功，却在撤往国内途中与日军遭遇，戴安澜将军不幸中弹身亡。

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撰写挽诗，遥祭英魂：

海鸥（戴安澜）将军千古：

外侮需入御，

将军赋采薇。

师称机械化，

勇夺虎黑威。

浴血东爪守，

驱倭棠吉归。

沙场竟殒命，

壮志也无违。

戴安澜将军安息了，可挣扎在缅北丛林的将士们，仍在与命运搏斗着。



五

一行绝望的人马伫立在密林中。

高烧不止的李双林手拄着卡宾枪，向密林深处望着，他这个姿势已站立许久了，他似乎在下着一个决心。许久，他慢慢转过身。他的目光和高吉龙的目光碰在了一起，高吉龙想说点什么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有发出声音。

李双林手拄着枪向前迈了一步，用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说：“大哥，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前面可是条死路哇。”

高吉龙仰起头，他望到了头顶密不透风的树冠，那些树冠交叠着掩天遮日，像此时高吉龙的心情，郁闷得没有一丝缝隙。他无声地叹了口气，憋闷已久的长气。

李双林苍白的脸望着他，暗哑地说：“大哥，真的不能再往前走了，再往前走，弟兄们都将死在这老林子里。”

高吉龙何尝不担心弟兄们的命运呢？一场阻击战下来，几百名生龙活虎的弟兄们，死的死伤的伤，只剩下了几十人，然而眼前这几十人又是怎样的一群人呢，衣衫破烂，枪支不整，那场阻击战下来，他们仓惶地逃进了丛林，像一只没头苍蝇，死里逃生，枪支弹药扔得随处可见。他制止过，可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，接下来他们找到了大部队撤退的路线，在这条路线上，他们看到了更加触目惊心的景象，遍地都是枪支弹药，就连部队赴缅前刚装备的新型大炮，也被拆得七零八落扔在草丛里。那时，他们心疼了好久。这哪里是撤退，分明是如丧家之犬的奔逃。高吉龙的心冷了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悲凉笼罩在他的心头，他觉得出国前满腔的豪气已化做一缕尘埃随风飘散了。更加让众